

风物咏

过龙兵

文字/王月鹏
摄影/柴向阳

编者的话

《过龙兵》写老渔民当年亲见过龙兵盛况——浩浩荡荡的鲸群穿越黄渤海，以大海为镜像关注时代变迁，表达了对当下海洋生态的忧思。

作者带着“关于海，我知道我看到和感受到的，并不比海里的一条鱼更多”的人文思考，写海边人的生存境遇，写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堪称一篇现代人面朝大海的沉思录，读来发人深省。



作者简介

王月鹏，烟台黄渤海新区文联主席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主席。

著有《怀着怕和爱》《海上书》《渔灯》《拆迁笔记》《烟台传》等作品十余部。曾获百花文艺奖、泰山文艺奖、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。《海上书》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。

那年春天，他在村子后面的山坡种地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海里浩浩荡荡的鱼队。它们是从套子湾东南处拐过来的，往北走，像是喊着口令，起时仰头，落时露脊，一起把尾巴翘在海面。

那天阳光白亮，鱼背就像是青灰色的屋脊，动起来的时候，但见海里雪白一片，鱼肚皮上下翻滚，不时有声响从那里传了过来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过龙兵了！

初旺村的老船长想告诉村人，可是空旷的山上，只有他自己，这传说中的一幕，这盼望已久的一幕，来得猝不及防，只能自己看，来不及与他人共享。

他屏住呼吸，遥遥地看着大海，因为过龙兵，他觉得整个大海都不一样了，整个天空都不一样了，整个山野也不一样了。他甚至觉得，自己在那一刻也不一样了。他的心里，有着按捺不住的，却又无处言说的激动。

那一刻，他忘记了时间，也忘记了劳动，就那样一个人在山坡上遥遥地看着大海。海上一片热闹。

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。他只见过那一次过龙兵。他说自己活了九十多岁，比村里的人幸运多了，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见到过龙兵。

对这座城市，鲸鱼只是过客，是传说。大家都在谈论过龙兵，真正见到过龙兵的人却很少，有的渔民一辈子与海打交道，也无缘亲眼见到。曾经的日常，变成了难得一见的海上奇观，他们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传说中，抑或在自己的想象中，与这样的一群大鱼相遇。

所谓“过龙兵”，相传是海里的龙王为了捍卫自己的领海，调动龙兵虾将南征北战，发兵的路上可谓翻江倒海，场面壮观。

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。在古时，鱼虾成群过海的壮观场面是可以常见的，渔民出海若是遇到“过龙兵”，船老大就要赶紧组织水手烧香磕头，向海里抛米撒面，乞求龙兵不要伤害自己的船只。他们会赶紧调帆转舵，远远地避开鱼群。

在胶东，渔民称鲸鱼为“老赵”“老人家”。“老赵”的称呼源于山东民间信仰的财神中有一位是赵公明，称鲸鱼为“老人家”，则是一种比较亲近的称呼。

按照当地渔民的说法，过龙兵时，走在最前面的是押解粮草的先锋官对虾，它所押解的是成群的黄花鱼；先锋官后面充当仪仗的是对子鱼，仪仗队后面是夜叉，龙王坐着由十匹海马拉着的珊瑚车，鳌丞相在车左边，车两边各有四条大鲸鱼，俗称炮手，以鸣炮带领鱼队前行。这种情形，一般是在三月三，或者九月九，时间挺准的，前后误差不过三五天。

每年春天，鱼队浩浩荡荡，从东往西，去莱州的海神庙一带产卵。有的渔民说，那些鱼是去莱州海神庙那一带海域“坐月子”的；也有渔民说那是鱼的阅兵式，它们要去西边的海神庙那里“开会”。

在渔村，我听到一位老渔民讲述

鲸鱼开会的故事，他说一群鲸鱼在开会，其中一条大鲸鱼给其他鲸鱼训话。他所说的，正是传说中的“过龙兵”。鲸鱼的嘴唇有一圈白，过龙兵时海上一片白色，渔民说那是鱼队在听鱼领导的“训话”。

到了九月九这天，同样的情景又会在海面上演，鲸鱼们开始返程了。“三月三，九月九，小船不打海边走。”每年三月三前后，鲸鱼去往渤海湾，在海边就能看到，浩浩荡荡的。九月九，它们回来，并不靠边走，一般是看不到的。

按理说，这么大的鱼群，倘若遇到了小船，稍有不慎就会把船碰翻。在渔村，却很少听到船被鲸鱼碰翻了的消息。鲸鱼遇到了渔船，有时会围着渔船转两圈，从没有听说过害人。

在渔民看来，山有山规，海有海规，鲸鱼纪律严明，从不对他们犯错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在渤海湾，如今很难见到过龙兵的场面。与此类似的，还有大雁南归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大雁列队南飞的情景了。

童年记忆中，仰头看天，时常可以看到齐整的雁队，偶有落队的，正应和老师所讲述的关于团队、关于纪律的诸多道理。参加一个读书会，有个读者特意找出一段视频给我看，是她拍录的大雁列队南迁。她说记得我曾在文章中感慨很难见到少时的大雁南归情景，那天她碰巧看到了，就拍了一段视频。我看看写在天空的那个“一”字，正是童年记忆中的样子，莫名感动。自己已很久不看天了。有的人，一直在仰望天空。

在胶东渔村采访，我曾听到一个胶东版“老人与海”的故事，一个老船长讲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他曾亲手捕到的一条大鱼。准确地说，是一条受伤的大鱼，它被网缠住了。

他们把鱼拖上了岸，才发觉这鱼的大小远远超过预想。当时海上风雨大作，这条大鱼误入网中，对老船长的船起到了稳固作用，最终抗过了风雨。上岸后，这条大鱼被交给了水产公司处置。鱼的肝脏、鱼鳍被割下，鱼皮也被剥掉了，鱼肝油装了满满的九筐，每筐足有大几十公斤。他们把鱼肉切成条状，装了两船，运输出去卖掉了。

半个多世纪之后，老船长谈到了这条大鱼，他说那天晚上风雨交加，他们在海上漂了一夜，只有恐惧，对死亡的恐惧，对大海的恐惧，除了恐惧，没有其他。

记得海明威笔下的《老人与海》，写的是一个硬汉形象，可以被消灭，但是不能被打败。海明威是个矛盾体，他从小被母亲像小姑娘一样打扮穿戴，后来却有硬汉的性格；他写下了数千封长信，小说写得却是那么干净简洁；他性格不羁，却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。

在胶东渔村，我听那个老船长所讲述的，是对大海的恐惧，这恰恰与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形成了对照。这种对照，没有高下之分，让我更真实地体会到了一些东西。

那个老船长没有掩饰他内心的恐惧，时隔半个多世纪，他回想与大鱼的那场遭遇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曾有个陌生的年轻人找到我，说我所写的那个胶东版“老人与海”的故事，就发生在他的老家。他在那个叫作初旺的渔村长大。

我所采访和记载的那些，他觉得很真实，特别是老船长对大海的恐惧和害怕，是他感同身受的。他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从来没有坐过船。他的爷爷是渔村船厂的第一批造船技术骨干，跟船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不让自己的孙子出海，也不让他坐船。他对海，是心怀恐惧的。

那条不知名字的大鱼，伴随老船长走过了那一夜海路，这在我心里成为一段特殊的路，它所具备的隐喻性和反思性，还有更多难以言说的东西，一直积压在我的心头。

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到了这个故事，以此诠释这些年来的所谓思考，比如关于人性，关于怕和爱，关于忏悔与反思、勇敢与怯懦，等等。它们教我更深地理解了生命，理解了以后的路该如何去走。

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，请艺术家在海边做了几个鲸鱼雕塑，名曰“孤独的鲸”。观赏者络绎不绝，他们一边观赏，一边给身边的孩子科普：这是鲸鱼，是大海里的哺乳动物。

这个取名“孤独的鲸”的雕塑，在海边并不孤独。人来人往，这里很快就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我时常在傍晚走向那里，在距离人群不远的地方站住，远望这座雕塑，好似听到了鲸鱼的呼吸，它离开大海，搁浅在岸，它被自己的体重压死了。

上了岸的鲸鱼，是值得观赏的吗？在我们的观赏之外，还发生了一些什么？

看见过龙兵的那个傍晚，转眼距今六十多年了。老船长无数次站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，就像当年那样一次次地看向大海，除了茫茫一片，什么也见不到了。大海波平如镜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惊喜。



烟台黄渤海新区“孤独的鲸”雕塑